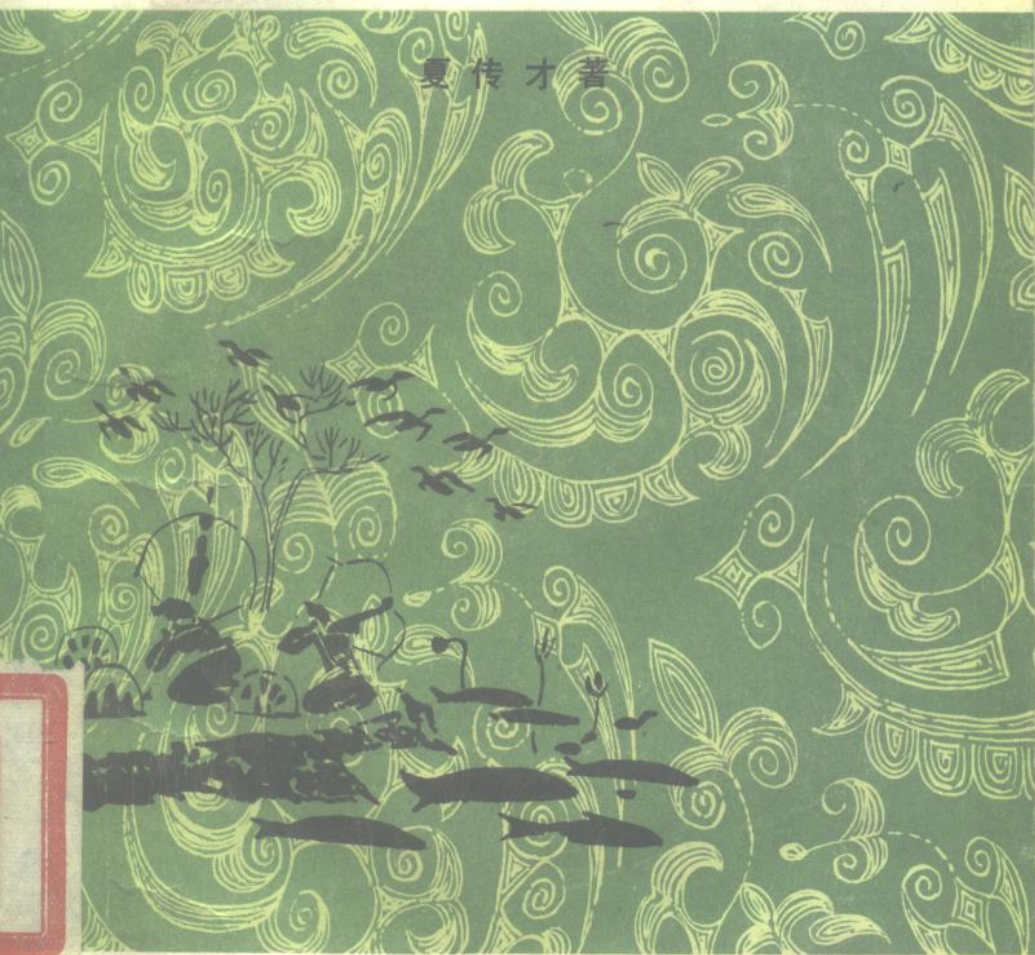


SHIJING YUYAN YISHU

诗经语言艺术

夏传才著



YUWEN CHUBANSHE

语文出版社

SHIJING YUYAN YISHU

诗 经 语 言 艺 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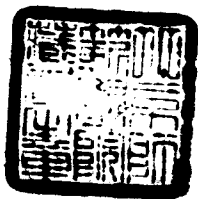
夏传才 著



21059993

YUWEN CHUBANSHE

语 文 出 版 社



1059993

SHIJING YUYAN YISHU

诗 经 语 言 艺 术

夏传才 著

YUWEN CHUBANSHE CHUBAN

语 文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阳门南小街51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石家庄市胶印厂印刷

850×1168毫米1/32 6印张 150千字

1985年1月第1版 1985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0册

统一书号：9240·020 定价：1.00元

D48.2/06

目 录

《诗经》的语言·····	(1)
四言和杂言·····	(10)
重章叠唱·····	(16)
叠字叠句和双声叠韵·····	(24)
自然韵律·····	(38)
论赋的艺术·····	(45)
说比的艺术·····	(73)
说兴的艺术·····	(88)
言志与美刺·····	(105)
《毛诗大序》论析·····	(113)
论《诗经》中的民族史诗·····	(126)
《诗经》中的五篇民族史诗今译·····	(148)
中国古代第一次文艺论争·····	(164)

《诗经》的语言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它以语言为材料，构造出生动感人的形象。

语言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处在不断运动，不断变化的过程中。经过两千五百年的漫长岁月，《诗经》的语言和现代汉语相比，它的基本要素——语音、词汇、语法以及记录这种语言的文字，都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诗经》是第一部用汉字记录的诗集。《雅》《颂》是士大夫的创作，是用当时全国通用的“官话”，也就是当时的标准语——雅言写作的。《国风》是各地区的作品，其中还有相当数量的地方民歌，但经过记录时整理加工。十五《国风》语言文句的统一和音韵的一致，是进行了语言规范化的证明，它们也都是用雅言记录的。孔子说：“《诗》、《书》、执礼，皆雅言也。”^①又说：“不学《诗》无以言。”^②学《诗》还可以“多识草木鸟兽之名。”^③由孔子所创始的儒家，除了把《诗经》当作政治伦理教科书，又把它当作语言课本。文学语言是经

① 《论语·述而》。

② 《论语·季氏》。

③ 《论语·阳货》。

过提炼加工的书面语，是在全民共同语的基础上规范化了的语言，《诗经》的传播，对我国书面语言的统一和发展，起了较大的作用。

据今人杨公骥的统计^①，《诗经》一共使用了二千九百四十九个单字，有许多单字是一字多义的，按字义计算，大约有三千九百多个单音词。在汉语发展史上，先秦两周时代是汉语词汇由以单音词为主向以双音词为主开始过渡的重要发展阶段，这些单字又构造了更多的复合词。数量众多的双音词和双音词组，较之单音词，它们反映事物较为丰富，表意较为精确。《周颂》和《大雅》基本反映西周前期的语言面貌，《小雅》基本反映西周末期的语言面貌，《国风》以及《商颂》、《鲁颂》基本反映东周前期的语言面貌，它们用春秋战国时代通行的篆书书写，发展为战国以后形成的文言文，也就是两千多年以来所使用的文言文的前身。所以，我们可以说，被作为文学语言教科书的《诗经》，对于我国书面语言的统一和推动中国文化的发展，具有不可磨灭的意义。

《诗经》中的名词，据清·陈奂的摘录，建筑物名词八十二、马名三十八^②，近人胡朴安统计，草名一百〇五、木名七十五、鸟名三十九、兽名六十七、昆虫名二十九、鱼名二十、各类器物名三百余^③。当然还有大量的人物名词、地理名词、时间名词、方位名词以及各类事物名词等等。即以双音节的人物名词而言（重复不计）：

① 见杨公骥《中国文学》，吉林人民出版社。

② 《诗毛氏传疏·毛诗传义类》。

③ 胡朴安《诗经学·诗经之博物学》，商务印书馆1928年版。陈奂的统计与此处不同，因陈氏是摘录，故有遗漏。

黎民、人民、农夫、大王、盗贼、同寮、先祖、孝子、孙子、老夫、妇人、文人、寡妇、私人、善人、圣人、君子、先民、庶民、价人、众人……（《周颂》、《大雅》）

先人、哲人、大人、仆人、谋夫、征夫、鲜民、男子、女子、天子、农人、牧人、富人、死人、公子、妻孥、宾客、爪牙……（《小雅》）

美人、好人、家人、大夫、先君、寡人、公侯、童子、后生、叔父、硕人、狂夫、元子、邦子……（《国风》、《鲁颂》、《商颂》）

随着人的阶级分化和社会分工的发展，以及事物的日益繁富，产生了数量日趋丰富和区别细密的各种名词。

动词也已经比较丰富，如表示看的有：瞻、望、相、监、见、觐、观等；表示手的动作的有：采、掇、捋、挹、拊、提、握、折、投、授、招、搗、搔、执、秉、芼、束、摇、揭、扫、抱、击等。尤其是一些表示动态的复音词，生动而形象：

洒扫、驰驱、匍匐、流亡、颠沛、颠覆、保佑、荼毒、改造、救药、燕饮、怀柔、内讧、御侮……（《周颂》、《大雅》）

沸腾、从事、劬劳、戏谈、反复、安息、征伐……（《小雅》）

辗转、踟蹰、蕴结、漂摇、邂逅、瞻望、戏谑、伫立、相好……（《国风》、《商颂》）

这些词汇经过了两千多年到三千年，至今还是现代汉语中表

现力强的词汇。

表示事物性质和形状，或表示动作、行为、变化的状态的形容词，包括单音形容词和复音形容词（包括象声词）的大部分，也仍然为现代文学作品所使用，如逍遥、光明、清明、忧伤、伤悲、永久、踊跃、劳苦、震惊等等。

《诗经》形容词的突出的特色，是创造性地运用叠字以及双声、叠韵词。叠字，即重言词，是相同的两个单音节的重叠，如关关、夭夭、翩翩、萋萋。双声词，是两个音节的声母相同，如：参差、燕婉、踟蹰、匍匐、蒹葭。叠韵词，是两个音节的韵母相同，如：窈窕、逍遥、婆娑、绸缪、蜉蝣。重言、双声、叠韵增强了语言的形象性和韵律美。这个问题，我们在后面还要谈。

①大量地运用虚字，也是《诗经》语言的一大特色。虚字对于组词成句、联句成章、表达情态和语气等，都有重要的作用，也有的地方是为了凑足音节而增加的，使韵律整齐和谐。据统计，《诗经》中作为助词、连词、代词、动词的“之”字，就用了1039次（不包括“止”假借为“之”56次），在诗句中起到语法作用或修辞作用。语气词“兮”字的使用，是民歌的特点，《国风》中用了258次，接近《国风》的《小雅》中的一部分诗，用了27次（《颂》和《大雅》中没有使用）。诗句句尾带“兮”字的句式，战国时期在一种新诗体楚辞中大量使用。《诗经》中用句尾语助词极为普遍，有的诗全篇句句都用。宋·洪迈说：

毛诗所用助语之字以为句绝者，若之、乎、焉、世、者、云、矣、尔、兮、哉，至今作文者皆然。他如只、且、女、止、

思、而、何、斯、旃、其之类，后所罕用。……楚辞《大招》一篇全用只字……至些字，独《招魂》用之耳。①

《诗经》的许多虚字为我国两千多年的文言文所习用，也是我国诗词曲语言中颇多地运用语气词的滥觞。关于语气词的运用，唐·成伯玟说：

“已焉哉”，“谓何哉”，口之深也。“俟我于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加“乎而”二字为助者，悔之深也。“其乐只且”，美之深也②。

成功地运用语气词，除了促成音节的铿锵和谐，产生了音响的意趣，摹拟了语气和情态，而且加深了语意，增强了语言的表现力。

《诗经》的语言，巧妙地运用了艺术描写的手法，如刘勰《文心雕龙·物色》所说：

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沈吟视听之区。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故“灼灼”状桃花之鲜，“依依”尽杨柳之貌；“杲杲”为日出之容，“漉漉”拟雨雪之状；“喈喈”逐黄鸟之声，“嘒嘒”学草虫之韵。“皎日”、“慧星”，一言穷理；“参差”、“沃若”，两字穷形。并以少总多，情貌无遗矣。

①洪迈《容斋随笔》五集。

②成伯玟《毛诗指说》。

这里指出：《诗经》的作者对客观事物进行了细致深刻的观察，掌握了事物的特点，抓住事物的典型特征，因而能够“一言穷理”、“两字穷形”，用极少的语言生动地表现出事物的情貌。

在《诗经》语言中，各种修辞格被综合运用。诸如比喻、比拟、借代、夸张、对比、对偶、衬托、排比、层递、设问和反问、顶真和回环、摹状、拟声、双关、反语、以及叠字、叠句、双声、叠韵等等，常常在一篇诗中具有不同修辞效果的辞格，交错使用，前后配合，互补互衬，珠连璧合，浑然一体，把思想内容表现得丰富多彩，鲜明有力。

在《诗经》中，以《国风》以及接近《国风》的《小雅》的语言最为生动多采，表现出民歌的生动、朴素、活泼、鲜明的风格。人民的口头语言经过艺术加工，成为优美而纯朴的文学语言。《诗经》开拓的这条道路，为后代伟大的诗人、作家所继承，从而不断丰富了我们民族语言的宝库。《诗经》中许多经过精心锤炼的词组，具有很强的表现力，早已经成为成语，至今还活在我们的口头上，被我们仍然作为表情达意的工具所使用。

《诗经》的语言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由于奴隶社会的没落和瓦解，一些事物消失了，表现这些事物的词语就衰亡了，如奴隶主专用的某些器物名词（如罍、金罍等等）、职官名词（如膳夫、趣马、候人等等）。经过长期的历史检验，各地方言趋向统一，某些事物的名称有了变化，如荏菹现名大豆，仓庚现名黄莺，等等。还有一些词语，虽然现在仍然使用，但词义已经变化，如“将仲子兮”的“将”，是愿请的意思，和现在的字义不同，“薄污我私”的“薄”是语助词；“污”

是洗衣时用于搓揉去污，作动词；“私”是指贴身内衣；这几个字都和今义不同。对《诗经》的语言要作考察，区别哪些是有生命的东西和哪些是已经死了的东西，照毛泽东所说的：

……要学习 古人语言中有生命的东西。由于我们没有努力学习语言，古人语言中的许多还有生气的东西我们就没有充分地合理地利用。当然我们坚决反对去用已经死了的语汇和典故，这是确定了的，但是好的仍然有用的东西，还是应该继承^①。

例如前面列举过的复合词以及“小心翼翼”、“战战兢兢”、“一日三秋”、“人言可畏”、“不可救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兄弟阅墙，外御其侮”、“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等等成语，都是还有生命力的语言，也是我们所要吸取的精华；至于那些早已僵死无用的词语，只能作为历史的残骸了。鉴于部分词语词义的变化，读《诗经》要留意训诂，切忌望文生义。

在《诗经》时代，《诗经》的语言就其丰富性和生动性而言，达到了我国上古时代的较高发展水平，因此，它被选作当时的语言教科书。后来，汉语又继续发展，不断丰富，不断完善。《诗经》的语言当然远远不如现代汉语的词汇丰富，不如现代汉语的语法规则，也不如现代汉语有这样细致入微而又精确的表现力。《诗经》有二千九百四十七个单字以及由这些单字组成的词语，而我们现使用的《辞海》有一万五千六百余个单字，以及由这些单字组成的词语五万六千多条。用历史发展的观点看，《诗经》的语言还属于我国书面文学语言

^① 《反对党八股》，《毛泽东选集》第三卷794—795页。

的早期阶段，虽然它有上面提出的许多突出的成就，但又表现得还不够完善。

假借字的大量出现，是《诗经》文字的一个特点。所谓假借，《说文解字叙》说：“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这是说，人们使用着这个词语，但是还没有造出这个字来，于是只能找一个同音字来代替，如同我们现在所说的“同音代替”。据《毛诗》，如《豳风·鸛鸣》：“鸛子之闵斯”，“鸛”是“育”的假借；《邶风·静女》：“爱而不见”，“爱”是“薹（隐藏）”的假借；《魏风·伐檀》：“三百廛”、“三百亿”、“三百困”，“廛”、“亿”、“困”是“缠”、“縊”、“梱”的假借，等等。“本无其字”，在记录时用同音字代替，使之起标音作用，这是一个创造。可是，也有不少“已有其书”而又假借的，这有的是为了省简笔画，在刻写时能够简化几笔，如《小雅·斯干》：“如鸟斯革”，“革”是“翮（鸟翅）”的省借；《卫风·芄兰》：“能不我甲”，“甲”是“狎”的省借；《陈风·衡门》：“可以乐饥”，“乐”是“瘵（疗）”的省借；但也有的并非为了省笔，而是写了别字，如《周南·葛覃》：“害澣害否”，“害”是“曷”的假借，而“曷”字是已有其字的（《君子于役》：“曷至哉”，《唐风·鸛羽》：“曷其有所”）；《豳风·破斧》：“四国是皇”。《齐诗》作“四国是匡”，《毛诗》的“皇”是“匡”的借字。诸如此类的假借，说明《诗经》时代的文字，还很不够用，有些词汇已经使用，还没有准确的文字符号来表达，而已经使用的文字，又有不少别字或一字数形的情况，书写不规范。

《诗经》的文字还有不少是一字数义或数字一义的。一字数义的如“昏”，有“昏姻”，“昏瞢”、“黄昏”诸义；“干”

有“干犯”、“干城”，“河之干”（崖）诸义；“流”除“流水”之“流”，还有假借义“求”，如《关雎》：“左右流之”；“龙”除本义外，又有假借义“和”（“何天之龙”）、“宠”（“为龙为光”）。假借义的运用，造成一些词语释义的混乱和歧误。数义一字的，据胡朴安《诗经学》举例，如初、哉、首、基、肇、祖、元、胎、俶等，《尔雅释诂》都释为“始”；逮、仪、特、仇，《说文》都训为“匹”；宁、绥、静、慰、宴、燕、保、遂、密、柔、康，《说文》都注为“安”。这些同义字，有的很难在用法上区别开来，同义异字混杂，影响语意的精确和语言的明快，所以在后来的语言发展中大部分被淘汰了。

现在的《诗经》传本，其文字由大篆而小篆，由小篆而隶书，由隶书而真书，字形数次变迁。上右书写条件困难，口诵手刻难免讹漏或简册错乱，加上假借字、假借义，不明本字就不知本义，对诗义的解释常常会失之毫厘，谬之千里。历代有许多学者对《诗经》文字进行过校勘和浩繁的训诂，但迄今为止，还不能说这些工作已经做得完善了。近来出版了许多种《诗经》今译，各种译文有很大出入；还出现了许多“新解”、“臆说”，对一篇诗的诗义常常作相反的解说，其关键有时只是对两三个词语的理解不同。我们要开创《诗经》研究的新局面，把对《诗经》思想和艺术的研究提高到新水平，我认为除了要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研究先秦史，正确认识《诗经》的时代背景，就是要以科学的态度，重新检验《尔雅》、《说文》和历代《诗经》注疏，在《诗经》的语言训诂上下苦功夫，切实理解各篇诗的诗义。不然的话，你那些洋洋洒洒的今译，你那些与众不同的“新解”，很可能都是缺乏科学依据的空中楼阁，是地地道道的梦呓。

四 言 和 杂 言

《诗经》的形式以四言为主体，后人以《诗经》为四言诗之滥觞。不过，它虽以四言为主，但并不受拘束，而有各种长短不齐的句子，句型参差变化，在表达上活泼自然，显示出错落有致的形式美。

《诗经》的句型都有几言的呢？古代没有标点符号，《诗经》文字古老，句读时有不一。过去有人说“句者，联言为句”，认为一字不能成句。这话并不对，如果一个字是一个单音节词，在一定语言环境中能够表达一个相对完整的意思，是可以成一个句子的。清顾炎武以《郑风·缁衣》为例，以为其中“敝”、“还”字如不与下文断读则不顺，明确肯定一言可以为诗^①。南朝宋·颜延之说《诗》无九言，其实；在他之前的晋·挚虞和在他之后的明·郝经都从《诗经》中举出了九字句^②。我们说一字句和九字句都是有的，不过这样的例句很少罢了。《诗经》的句型，从一言到九言都有。如：

一字句：“缁衣之宜兮，敝，予又改为兮。适手之馆兮，

①顾炎武《日知录》卷三。

②见挚虞《文章流别论》和郝经《毛诗原解序》。挚虞所举的九字句“洞酌彼行潦挹彼注兹”，当为五字四字二句之合。

还，予授子之粢兮。”（《郑风·缁衣》）“履帝武敏，歆。”（《大雅·生民》）

二字句：“鱼丽于罟，鲔鲨鱼丽于罟，魴鱮，鱼丽于罟，鲂鲤。”（《小雅·鱼丽》）

三字句：“江有汜，之子归，不我以；不我以，其后也悔。”（《召南·江有汜》）“叔于田，乘乘马。”（《郑风·大叔于田》）

四字句：例多不举。

五字句：“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狱？”（《召南·行露》）“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卫风·木瓜》）

六字句：“六月食郁及薁，七月亨葵及菽。”（《豳风·七月》）“谓尔迁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小雅·雨无正》）

七字句：“我有旨酒，以燕乐嘉宾之心。”（《小雅·鹿鸣》）“如彼筑室于道谋。”（《小雅·小旻》）

八字句：“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貍兮？”（《魏风·伐檀》）“我不敢傲我友自逸。”（《小雅·十月之交》）

九字句：“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周颂·昊天有成命》）

《风》、《雅》、《颂》各类诗的句型，有如下的统计：

	总句数	一字句	二字句	三字句	四字句	五字句	六字句	七字句	八字句	九字句
颂	734	0	0	14	685	32	2	0	0	1
大雅	1616	1	0	8	192	97	15	1	0	0
小雅	2316	0	6	12	2211	68	16	2	1	0
国风	2618	6	8	124	2236	172	52	16	4	0
合计	7281	7	14	158	6721	369	85	19	5	1

根据这个统计，四字句型占92%强，其次是三字句和五字句。我们可以说：《诗经》的形式是以四言为主体，兼用杂言。它以纯用四言体的诗居多，也有一部分诗各种句型杂用，很象后来长短句的词。如《魏风·伐檀》：

坎坎伐檀兮，	坎坎伐檀树啊，
置之河之干兮，	把它放在河岸上，
河水清且涟漪	河水清清起波澜。
不稼不穡，	不耕种不收割，
胡取禾三百廛兮？	为什么拿去千百捆粮？
不狩不猎，	不撒网不打猎，
胡瞻尔庭有县貆兮？	为什么兔獾挂在你庭院？
彼君子兮，	那些大人先生啊，
不素餐兮！	可不是白白吃闲饭！

这一章九句，句型变化，排列为五六六四七四八四四，形式活泼，抒情自然。可是全诗三章，每章只更易几个字而反复咏唱，三章的句式都一样。所以就全诗来说，又是有一定的整齐格式的了。再如《邶风·式微》二章，章五句：

式微，	天要黑啦，
式微，	天要黑啦，
胡不归？	为什么不回家？
微君之躬，	不是为了主子的事，
胡为乎中路！	我怎么会踽踽！

式微，	天要黑啦，
式微，	天要黑啦，
胡不归？	为什么不回家？
微君之躬，	不是为了主子的贵体，
胡为乎泥中！	我怎么会踩泥！

句型结构为二二三四五，两章相同。这些诗的句式是自由活泼的，而为了同一曲调反覆咏唱，各章又采用相同的格式。再如《召南·江有汜》三章，章五句，格式是三三三三四；《周南·螽斯》三章，章四句，格式是三三四三；《卫风·木瓜》三章，章四句，格式是五五三五；《唐风·无衣》二章，章三句，格式是六五四；《齐风·卢令》三章，章二句，格式是三五。《诗经》各篇章数不等，多的有八章，少的只有一章；各章的句数不等，最多的有二十二句，少的只有两句。而为了合乐咏唱，它们又有一定的格律。可以说它们既错综变化，活泼自由，又整齐和谐，错落有致。

~~形式服从内容，是《诗经》语言艺术的一个重要特点。~~按照叙事、状物、抒情的需要，灵活自如地采取适当的语言形式，即使在一章诗之中，也不为格式所束缚。如《郑风·子衿》：

青青子衿，	青青的是你的长衿，
悠悠我心。	悠悠的是我的心。
纵我不往，	纵然我不曾去找你，
子宁不嗣音？	你难道不能来个信？

青青子佩，	青青的是你的佩带，
-------	-----------